

法轮功学员在瑞典首都传真相

【明慧网】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 Karlaplan、Odenplan、Hötorget 地铁站, 是该市主要的交通要道, 这里来来往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四通八达。二零一七年一月份以来, 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周二次(周一、周五)持续在这些地方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 他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瑞典民众, 同时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以及残酷迫害。(右图)

二月十三日周一, 居住在 Karlaplan 地铁站附近的居民比约恩(Björn), 散步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办活动, 就主动走上前签名支持反迫害。中共的残暴令他震惊, 他说自己一定要签这个名。



二月十七日这天是周五, 一位叫穆恩斯(Måns)的瑞典男士, 在真相展板前在认真阅读。看完后对学员

说: “这真是太恐怖啦! 我能做些什么(制止迫害)吗?” 学员告诉他, 可以在那个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于是他工工整整地在征签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全部信息。能在这个签字簿上签名, 表达反迫害的心声, 他感到很欣慰。

在真相展板前, 一位叫阿德瑞安(Adrian)的高中生和他的妈妈认真阅读, 他们主动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他们当场就和学员约好时间, 决定一起到公园学炼法轮功。

在附近文化宫工作的安德斯(Anders)了解了真相后, 他又回来向学员多要了瑞典文、英文各十多份传单, 要放在文化宫里让人们拿取。他还想请法轮功学员到他们那里去教功。

有一位瑞典女士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罪行后很是气愤, 她几乎是用颤抖的手快速签了名, 然后激动地对学员说: “你们要赶快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事, 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哪! 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可怕啦!” 她还说她很喜欢法轮功, 她也要炼。◇

从补缴党费看中共末日已近

【明慧网】现今, 大陆各地中共基层单位都在催促所有的中共党员要补缴党费。

我们单位也不例外。二零一六年补缴了两次, 一次是补交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六年的党费; 第二次是补交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四年的党费。第一次补缴, 少的补缴了三千多, 多的有补四、五千元的; 第二次少的要补缴七、八千, 多的达万元以上。

第一次补缴党费时就有人不满, 就要退党, 可是得到的答复是: 要退党, 就开除! 大家虽然缴了费, 却憋了一肚子气。

这件事在单位引起不小的波动。有家长阻止孩子入党的; 有同事阻止年轻员工入党的。现在单位发展党员很难, 因为没有人申请入党。

从中共建党以来, 经过了无数次运动, 迫害死了八千多万中国人。斗争不断, 不是外斗, 就是内斗, 这就是中共的邪恶本性, 现在连他们自己的党员也不放过, 也要强取豪夺。这不是说明了中共到了灭亡的边缘了吗?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图: 2015 年 4 月 26 日, 香港举行声援二亿多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游行。

两年劳教 一家人受伤 山东个体业者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四月，山东省枣庄市法轮功学员官景云（现名官景芝）历经看守所近五个月的迫害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山东第一和第二女子劳教所，熬夜、坐小凳、生活上虐待等，企图逼迫她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她的弟弟、嫂嫂也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父母、公婆、儿女在迫害中惊恐悲伤。

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官景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以下为摘录部分官景云女士的自述：

遭非法抄家、关押

二零零四年夏天，峰城区“610”到我家非法抄家，强行把我带到峰城坛山派出所，把我铐到铁椅子上，审讯一天一夜才把我放回家。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弟弟拿了三千元把我保出来的。

被劫持到看守所迫害：四十八天脚镣手铐、冷冻、三个月家人不知人在哪里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地“610”、国保大队、派出所闯入我经营的服装店实施绑架，七、八个凶神恶煞的警察进到店里乱翻一气，强行给我戴上手铐，用毛巾把我的眼睛蒙上，手铐把我的手划了一个大口子，往外流血。我被非法关押到枣庄市文化路派出所。晚上警察把我非法铐在铁椅子上，手、脚都戴上铁铐子，动弹不得，非法审讯了一夜。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警察强行给我照相，做指纹，我极力反抗。警察王玉峰要给我用电棍，被好心的警察制止，下午又给我查体（好多法轮功学员在被活摘之前都被验血查体），把我的眼睛蒙上，被凶狠的警察拉着手铐使劲拽，手腕象刀割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痛苦地行走。

晚上，警察把我非法送到枣庄岳楼看守所迫害，强行脱光我的衣服，说是给我验伤，凶狠地打我的头部和脸。警察让我睡在地上，铺一张烂草席，盖了一床薄得透亮的被子，夜里冻的我睡不着觉。

刚到看守所时，由于我是回民，不能吃那里的菜，七天没吃没喝，警察就让几个犯人把我铐在铁窗上，强行让我吃干馒头。在看守所里面，我被戴了四十八天的脚镣手铐，期间还戴了几天的抱镣，就是把手和脚铐到一起，走路弯着腰，上厕所都困难，我试着取下来，警察就打我，又强行给我戴上。四十八天后，手铐被取下，我又戴了七十五天的脚镣。

我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不像人样，头发脏乱得象枯草，路都不能走了。

看守所的地像冰一样，进去几天，就下雪了，由于孩子在外地上学，公公婆婆年岁大了，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几个月，没人知道我在哪，也没人送钱和衣服，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多次被刑讯逼供，三个月后，家里才收到通知，让送钱送物。

在山东第一、二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洗脑、熬夜、坐小凳、生活虐待

二零一一年四月下旬，我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往山东淄博第二女子劳教所迫害，被迫看污蔑法轮功的书籍、音像制品，经常熬夜，警察逼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二零一一年六月，我被非法关押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我被犯人监视看管，熬夜，劳教所还从外地找来帮凶，给我灌输那些欺骗人的歪理邪说，从小暑到大暑的这最热的一个月，逼我天天坐在小凳子上，手放在膝盖上，四个人围着我，不准我动。

天非常热，水也不给喝，我身上长满了痱子，渴的要命，嘴发紫，被

折磨的肚子不好，也不许上厕所，来例假，故意让我用凉水洗澡，就是有时睡觉、上厕所，还要有人在跟前看着，以此来羞辱我，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折磨。

多位家人遭迫害 老人惊恐伤心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枣庄利民街道附近的派出所警察又闯到我家进行骚扰，问我还炼不炼功，勒索电话号码，企图监视迫害，给不修炼的家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我家遭迫害的还有我弟弟官景堂，二零零零年，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三年，他妻子因此打掉怀孕六个月的孩子，离婚了。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我娘家人徐广美，也因修炼法轮功被枣庄峰城区“610”人员绑架，送进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家中剩下四岁多的女儿、十四岁的儿子，丈夫（我哥哥，有精神病史），由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照顾，七十多岁的父亲脾气变得暴躁，经常喝酒，打骂母亲，母亲整天以泪洗面，从此得了抑郁症，现在还没有好。

我的公公原本身体健康，由于我遭受迫害，他被惊吓过度，生活不能自理，很快就去世了。现在婆婆怕我再被迫害，整天提心吊胆，不让我出门，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只能靠婆婆退休金来糊口。

我们一家人的不幸都是江泽民造成的。江泽民是这场浩劫的始作俑者，策划指挥者，是罪魁祸首，我要把这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告上法庭，接受法律、正义、道德、良心的审判。

